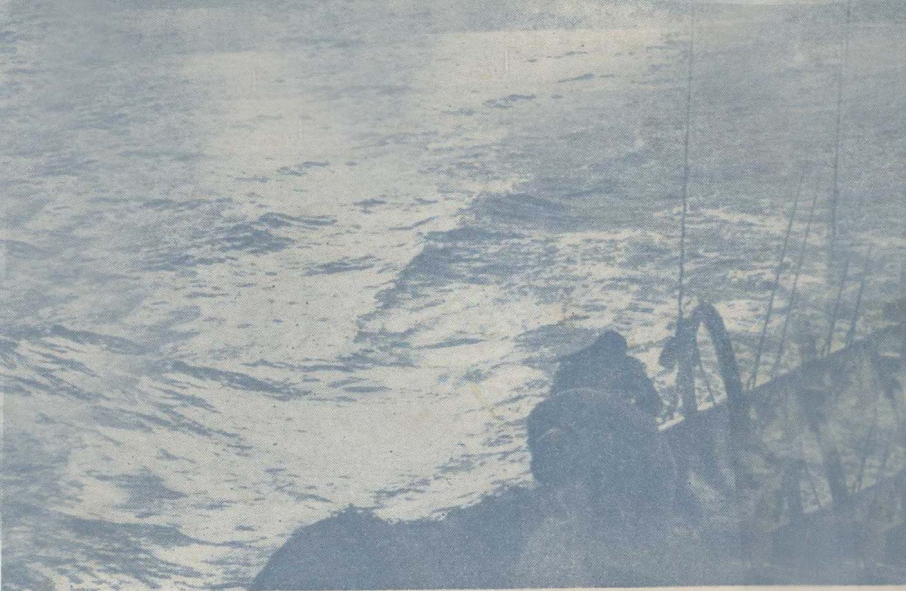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寶 藏

蘇聯 蒲斯托夫斯基著

寶

藏

蕭斯托夫斯基 著

朱 會 汶 譯

泥土社

K. Paustovsky: Treasure.

V. Kochetov: First Grief.

P. Shebunin: The Uninteresting Person.

G. Baklanov: Autumn in Kakhovka.

S. Antonov: Friends.

(*Soviet Literature* No. 8, 1953)

出版者： 滬土社

• 上海溧陽路——五六弄——號 •

排印者： 蔚文印刷廠

•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 •

1-8000

內容介紹

這裏包括五位蘇聯作家最近的五篇短篇小說，從不同的角度，刻劃出成長在蘇維埃時代的青年的幸福。兒童文學家蓋達爾的名言：「世界上只有一個真正的寶藏——一顆真實的心。」是怎樣深刻地縈繞在青年人的心靈裏，成了克服困難，鞭策前進的有力的泉源。蘇聯的父老子女間的真摯愛情，又是怎樣鞏固地建立在共同為共產主義建設事業而奮鬥的基礎上。

目次

寶藏（蒲斯托夫斯基）	一
初愁（柯恰托夫）	二
不受歡迎的人（西布寧）	三
卡霍夫卡之秋（巴克拉諾夫）	五
朋友們（安東諾夫）	二二
譯後記	三三

寶藏

蒲斯托夫斯基

自古以來，從奧加河向北伸展的全部森林地帶，就被形容做「瞌睡的」——茂密、夢幻、迷人。

在三十年代的早期，我和阿凱第·蓋達爾徒步通過這些森林，足跡遍及數十公里。在我們的漫游期間，我們好幾次談起這句古老的民間成語「瞌睡的森林」，而對於俄羅斯語言的精確性驚訝不止。因為，的確，本來穩若磐石的森林，在昏昏欲眠的狀態中，是更加遲鈍麻痺了——不單是森林，就是森林中的池塘，還有水色發鏽的河流，也都是這樣的。在那些河流的隄岸上，生長着「夢幻的花」——鄉下人這樣稱呼它們——那些「杜鵑的眼淚」——睡眠朦朧地把頭低垂到地面上。

在我們步行的時候，我們來到了一望相連的荒野，被火燒得發黑的開墾地，還有被風連根拔起的樹木。蚊子和牛虻成羣結隊，在地面上嗡嗡飛舞，樹木的殘幹被毛蟲

剝得精光，披滿了蜘蛛網，矗立在那裏。當我們看見這些東西時，我們就巴望有一天，我們的蘇維埃政府會來處置這塊被遺忘了的荒地，巴望有一天，人們會來拯救正在衰落下去的大自然。

在卡佐楊那耶·卡那娃●森林的開墾地裏，聳立着一所老木屋，只有一間房，緊挨着一條長滿蘆葦的淺溝，那塊開墾地就是因為這條溝而得名的。這條溝是上世紀的六十年代掘的，目的是想排掉當地「大沼澤」的水。目的沒有達到，沼澤仍舊保留了下來；而這條溝也同時保留了下來，作為那些鄉下填築專家們的錯誤估計的標誌。

在夏天，一個老頭子，萬西里，和他十歲的孫子，地沙，在這兒做從木材中提煉柏油的工作，把木屋當做他們的家。有一次，我們在萬西里的屋子裏過了一夜。暮色四合。一重淡黃色的乾霧籠罩在地面上。空氣中充滿了斷根殘樁的松節油的辣味，蚱蜢在它們中間跳來跳去，發出清脆的啞嗒聲。太陽正在一個矮林後面落下去，發出矇矓的，鉛色的餘輝。溝裏面有小魚在箭也似的四下飛射，水鼠的尖叫聲聲入耳。

小屋是窒悶不通氣的，在一面牆上，掛着一張褪色的舊石印畫「進攻冬宮」。

我們隨身帶着麵包和白糖，萬西里喊地沙把茶壺裏的水燒起來。

在喝茶的當兒，萬西里用襯衫袖子擦去額上的汗水，對我們說道：「噯，我們的工作至少有一個好處——長壽。我們『柏油人』確實活得又長又強。你瞧，我們裏面外外都塗滿了柏油，所以疾病上不了我們的身；即使蚊子也不來咬我們。可是，總的說起來，這是什麼樣的一種生活呀？——除了柏油和木炭，荒地和燒臘的斷樁，別的什麼都沒有。」

他拿了一塊糖。這塊糖在他的沾滿柏油的手指裏，像雪一樣潔白。「荒地，」他又說了一遍。「過去是荒地，現在還是荒地。政府好像把這些地區都忘懷啦。」

「我們的出頭日子會來的，」地沙大膽的說。

「喏，要是他們把我喊到莫斯科去就好了！……我什麼話不會對他們說呢？阿凱第·彼得洛維奇，你能夠替我安排，讓我到莫斯科去看他們嗎？」

「沒有那麼容易，」蓋達爾答道。「再說，你在這兒好像有許多話要說，但等你到了莫斯科，你就結結巴巴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啦。」

● 著名的蘇聯兒童文學作家，衛國戰爭時犧牲。——原註。

● 「卡那娃」照字面解釋就是「溝」。

「那是不對的，」地沙抗議道。「爺爺很勇敢，就像……就像……」

「說得對！」萬西里道。「那才是男子氣概，地沙！」

「唔，你到了莫斯科，預備講些什麼呢？」蓋達爾問道。

「第一要講森林。哦，天啊，那是什麼樣的森林啊！不論你往那個方向望，凡是眼睛望得見的地方，都是森林。太陽落山的時候，你只消爬上一個小丘，看晚霧怎樣在它們上面昇起來。它簡直使你胆戰心驚，它就有那麼厲害……你要曉得，森林中有許許多多死林在腐爛。從那些腐爛的樹林裏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蟲子和寄生蟲，吃着正在生長中的樹木……再拿湖來說吧——它們全都被掉下來的木頭壅塞了。沒有地方可以撒下一張魚網；網撒下去，準會和什麼東西鉤住。在這些多節的木頭中，有許多大鱸魚，活像是些守在洞口的強盜——鱸魚有這麼大呢……」他用手指着那隻放茶壺的大錫盤，茶壺裏現在光是發出一陣悲愴而低啞的聲音。

「除此以外，還有泥炭沼——深不見底！」他又說下去。「在河流裏，你可以捉到麝鼠，水獺，和各種各樣的魚。還有，你千萬不可以忘記那些浸在水裏的草地。它們沿着奧加河，一直伸出去有好幾百公里。在它們最繁盛的時候，那香氣可真是醉

人。可是，我注意到，它們出產的好草，是一季比一季少了。它們好像又老又累了。它們上面長滿了高高的野草，山樅和柳草叢……哎，這兒的情況就是這樣的，你可以說它們結了子，在衰弱下去了。假使他們肯來好好地整頓一下的話，那我們這兒就可以有一塊黃金的土地——一塊黃金的土地。」

第二天早晨，我們醒來，四周是一片靜寂，那種靜寂祇被露水從屋頂上滴到一隻翻轉的水桶上的玎玲聲打破。太陽剛剛升起——不是我們在日落時看見的鉛色的太陽，而是一輪絢爛明媚的太陽，經過一夜好眠後，顯得精神抖擻。

我們沿着溝邊往前走，去找一個水比較深可以洗澡的地方。

「停！」蓋達爾突然喊道。

「什麼事呀？」

「那兒有一樣東西，就在那叢灌木後面。」

所謂「一樣東西」，原來是一個小姑娘，大約七歲。她一眼看見我們，就躲到一叢甘遂桂樹後面去了。我們走到她跟前時，她正坐在草地上，抬起一雙碧藍的大眼睛，驚恐地向我們望着。在她旁邊，放着一隻牛奶瓶，蓋着一塊乾淨的布。她頭上包

着一塊褪了色的黃頭巾，身穿一件黑顏色的長衣服，那件衣服好像是她的——一個姊姊「傳下來給她」的。

「喂，小姐，你從哪裏跳出來的？」蓋達爾問道。「快點坦白吧。」

「我是從許却摩里諾來的，」她慌忙答道，從地上爬起來。當她爬起來的時候，腳絆在裙子的邊上，跌了一跤。「我們的村莊就在溝的那一邊——只有九戶人家。」

「你莫非是地沙的妹妹嗎？」

「不錯，我叫莉莎。地沙上學去了，你知道吧。他讀四年級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我沒有讀書。我還是個小姑娘呢。每天早晨，我送牛奶到這兒來。你……你們是誰呀？」

「我們是兩個勇敢的旅行家，」蓋達爾答道。「我們到這兒來找尋故事書中的『白石頭』。那塊石頭底下藏着一個施過魔法的寶藏。你有沒有碰巧看見過那塊石頭呀？」

「沒有，」小姑娘宛像犯罪似的答道。「也許別人看見過的，可是我沒有看見

過。那是什麼樣的寶藏呀？」

「等你年紀大了，你自會明白的，」蓋達爾向她保證。

……那天傍晚時分，我們離開了開墾地。那條森林中的小徑，又在我們前面伸展着，上面鋪滿了滑腳的，土黃色的松針。松樹梢無休無止地搖曳着，發出一種有節奏的沙沙聲。在高空裏，雲兒好像融化在藍色的穹蒼中了。啄木鳥在枯樹上輕輕地啄着，向我們投射憤怒的白眼。

二十年過去了。在那些年代中——或者可以說是世紀，因為它就像世紀一樣的漫長——我們的國家沒有一個角落不發生重大的變化。建築工程的轟鬧聲響遍了全蘇聯。征服自然的工作開始啦。新的田地、新的森林、新的運河、新的海、新的氣候，都在我們的眼前成爲活生生的事實。

自然而然地，我想知道，在那二十年中，我和蓋達爾漫游過的那個地區有些什麼變化。

……在奧加河的對岸，就是那個森林地帶。我乘坐的那輛卡車開到河邊上時，天

色已經很晚了。

一座浮橋剛被拉到一旁。一隻曳船拖着一串駁船，正在逆着急流前進，漿板急迫地飛濺着水。駁船的甲板上停滿了發亮的新汽車。我走下卡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大量新鮮香甜的空氣，正在從對岸飄送過來。

「呵！你嗅到的是金花菜的香氣，」卡車司機說。「現在，這兒所有的草地上都種滿金花菜啦。」

很快地，我們就在通過那些草地了。它們在黑暗中看不出，可是我覺得我們正在深入一片濕潤，涼爽和香噴噴的草海。這裏和那裏，一顆星反射在草地的池塘裏，或是反射在露珠裏，從地面閃爍放光。

「這兒近頭有一個人，你一定會碰到的，」司機說。「他就是我們的區執委會主席，吉洪·契爾諾夫。你聽見過他的名字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沒有聽見過。」

「了不起的人，他是——一個新型的人。」（司機年事已大，愛說這一類的話。他把他的引擎叫做「內燃動力機」，把動植物的生活叫做「動植物誌」。）「你沒有

聽見過契爾諾夫的事蹟嗎？」

「噯，我有二十年沒到這兒來了。所以，我怎麼可能聽見過他的事蹟呢？」

「二十年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，」他同意道。「你當然不認得這些地方了。如今，我們的草地正在舉行一個大規模的機械展覽會。不錯，就像開一個展覽會似的。你在這兒可以看見多少種機器呵！排水機，割灌木機，挖溝機，種草機——全部草地的墾種都已經機械化了。你大可以說自然的復興工作是在快步地進行呢。」

他靜默了一會，又道：「不過，我們到了波爾耶尼，在哪兒過夜呢？天已經很晚了。」

我們講好在第一所有燈光的屋子前停下來。在村莊的入口附近，有所屋子，它的兩個窗子裏露出燈光，我們便在它前面停下了。

「妙呵！」司機喊道。「這是學校。教員便住在裏面。我聽說她也是一個傑出的新型人代表呢。」

我們叩了門。開門的是個姑娘，美麗的頭髮梳成兩條長辮子。她一口答應我們在教室裏過夜，接下來又馬上請我們喝茶。我們婉謝了茶，可是姑娘却堅持要我們坐在

她的房間裏。在燈光下面，我望着她的臉，心想我生平從未見過一個比她更嬌媚可愛的姑娘。特別動人的，是她的一雙碧藍而端莊的眼睛。

桌子上放着一張蓋達爾的照片。我向姑娘仔細端相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你認不得我嗎？」姑娘聽了我的話，也向我仔細端相了一會，可是搖了搖頭。

「那麼你還記得蓋達爾嗎？」

「呵，當然囉，」她失聲喊道。「且慢——那天和他一起到卡佐楊那耶·卡那娃來的人，原來就是你嗎？真想不到！真想不到！」

「這樣說來，你就是莉莎了？」

「不錯，我是莉莎……讓我先燒些茶，我們慢慢再談吧。我們要談的事多着哩，我哥哥馬上就要從區執委會回來了。」

「你是指地沙嗎？」

「是的。他是委員會主席。」

「聽呀！」司機勝利地說。「我們中頭獎啦！」莉莎在桌上安放茶具，嘴裏不斷說：「真想不到！真想不到！」又顧自快活地笑着。由於興奮過度，她的兩頰憑添了

更多的光彩。

「蓋達爾回到莫斯科後，給了我一封信，」莉莎說道。「信裏講的都是寶藏的事。那時我還不識字，地沙就唸給我聽。信上說：『我們沒有找到寶藏，莉莎，雖然我們問過所有我們遇到的鳥獸。後來，我們遇見了一個白髮的老人——他是個採香蕈的人——他說這兒沒有白石頭，也沒有寶藏，而且也從來沒有過。他說世界上只有一個真正的寶藏——一顆真實的心。所以，莉莎，努力使你的心真實吧。還有，要記住多讀書。』每逢事情不順手的時候，我就把那封信拿出來重讀一遍，這樣，每件事的前途又都光明燦爛啦。」

「呵，對的，」司機評論道，「一個仁愛的字眼對於心理有良好的影響。」

「那麼萬西里呢？」我問道，「他還活着嗎？」

「不，他死啦。」

「可是他從前老愛說死亡不能近『柏油人』的身呀？」

「不錯，那是他的口頭禪。他老是歌頌這些地區，又說這兒將來會是一塊『黃金的土地』。我希望他能活着看見現在的景象。草地上的矮樹已經清除掉，耕過，上過

肥料，播下了良好的牧草。你現在不會認得它們了。它們活像一個大花園。一個電力站已經造好了。在森林裏，每樣東西都『整頓』好啦。死林已經搬掉，防火帶關好，荒地種上了松樹。卡佐楊那耶·卡那娃的森林已經重新種植過，那兒的樹木已有這個天花板一樣高，又繁盛，又茂密。」

「那多得謝謝吉洪·伊凡諾維奇的功勞，」司機插嘴說。

「不錯，」莉莎同意道，「地沙辦事確實很能幹。他受過土地改良的特種教育和訓練。我的工作就是教書——俄文和文學。」

我們又談了相當時候，可是地沙却始終不會露臉。直到第二天早晨，我才在區執委會的辦公室裏見到他。那是一個光亮通氣的房間，早晨剛擦洗過的地板，現在還是濕的，但是在射進室內的陽光下，正在很快地乾燥起來。從敞開的窗戶裏，可以望見廣大的草地，一直延伸到蒙着藍霧的遠方。這裏和那裏，草地當中一汪汪的水，像雲母一樣發着亮光。

我看見地沙，簡直不認得他了。他身材細長，穿着沒有肩章的軍裝，佩着一枚「紅星勳章」。雖然他工作了大半夜，但仍舊很整潔，鬍子也刮得很乾淨。